

· 中外文化交流 ·

麦都思《朝鲜伟国字汇》钩沉*

陈 辉

麦都思 (Walter Henry Medhurst, 1796—1857), 以第三位来华的新教传教士、第一部福建话词典《汉语福建方言字典》的编著者、中国第一个近代出版机构墨海书馆的创办者等身份为史学界所共知,但他也是世界上第一个编撰了中、朝、日、英四国语言对译辞典的人,却鲜为人知。尤其是在中国,有学者偶尔会提及他曾经翻译《千字文》,或是《中朝日语对照》,然而恰恰是这些不正确的书名,说明了人们并不十分了解他 1835 年出版于巴达维亚的 *TRANSLATION OF A COMPARATIVE VOCABULARY OF THE CHINESE, COREAN, AND JAPANESE LANGUAGES: TO WHICH IS ADDED THE THOUSAND CHARACTER CLASSIC, In Chinese and Corean*。其实,这本辞典本身自有汉文名称:《朝鲜伟国字汇》,其内容的主体是《倭语类解》,《千字文》只是附加的部分。由于在编该辞典前,麦都思实际上根本没有接触过一个朝鲜人,也没使用过朝鲜语,内中难免有很多舛误,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这本辞典本身许多令人叹服的亮点,以及它为以后西士认识东方“隐士之国”朝鲜所起的历史作用。

一、《朝鲜伟国字汇》渊源

关于麦都思,近来国内已有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过专门的研究。如浙江大学黄时鉴先生在《中华文史论丛》第七十一辑上发表了“麦都思《汉语福建方言字典》论述”一文;复旦大学邹振环先生以“麦都思及其早期中文史地著述”^①为题,研究论述了麦都思三部具有开创性意义的中文史地著述:《地理便童略传》、《咬嚼吧总论》和《东西史记和合》;广州大学邓颖姿在“第三位来粤伦敦会传教士——麦都思”^②一文中,较为详细地评述了麦都思在华的各种文化传

* 本文是 2004 年度韩国国际交流财团海外韩国研究支援项目 The Cultural exchanges and Romanizations of East Asia's languages 的研究成果,对于韩国国际交流财团的资助谨表衷心的感谢。

①《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 年第 5 期。

②《近代来粤传教士评传》,百家出版社,2004。

教活动。所以,本人在此不想赘述有关麦都思的生平和著述,只对麦都思编纂的《朝鲜伟国字汇》作些考源。

19世纪初,欧美各新教传道会的传教士相继前往亚洲“黑暗”地区传播“福音”,以荣耀上帝的荣耀,但他们到亚洲后所面对的却是中、朝、日三国禁教与锁国的现状,所以他们只能暂时以南洋的马六甲、新加坡、巴达维亚以及澳门等地为活动中心,努力学习东方文化和语言,包括中文、日文和朝鲜文以及当地的方言,伺机进入诸国布道。一方面,他们出版各种中英文定期刊物,在向中国和东南亚地区介绍基督教教义及欧洲科学文明的同时,大量收集和介绍了有关中国及其周边国家的文化历史等各方面情况。如1815年—1822年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1817年5月创刊的英文季刊 *The Indo-Chinese Gleaner* (《印中搜闻》)等;而另一方面,先期抵达的传教士们还纷纷编纂英语与当地语言的对译辞典及文法指南,以供后来的同道学习使用。马礼逊的 *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in Three Parts* (《三部汇编汉英辞典》)、麦都思的 *Dictionary of the Hokkëen dialect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汉语福建方言字典》)就是他们此方面的杰作。在这样的背景下,1835年,TRANSLATION OF A COMPARATIVE VOCABULARY OF THE CHINESE, COREAN, AND JAPANESE LANGUAGES 在巴达维亚问世了。编译者麦都思在其前言中这样写道:“译者之所以愿意从事目前的工作,只是作为一种帮助,提供给可能希望把其注意力转到朝鲜语但又缺少更好辅助的学生。如能以最小的成本学好至今还鲜为人知的语言,从而使地球上的那些黑暗地区能在知识和宗教方面得以小小的改善,译者已是如愿以偿了。”^①

此书当时印数很少,距今又较久远,所以现存世已然不多。除个别散落民间以外,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学社图书馆、日本东洋文库和天理大学图书馆及韩国汉城大学中央图书馆等少数地方藏有此书原本。汉城大学中央图书馆的藏本不仅盖有“京城帝国大学藏书章”(日本殖民统治时期汉城被称为京城),而且还有原书拥有者 S.C.Mln 的签名及“from the author”字样,说明此书乃作者本人所赠。遗憾的是,大概由于工作人员的疏忽,正文的第一页和第二页被重叠拼接在了一起,缺少了第一页后半部和第二页前半部的内容。好在1977年日本雄松堂书店以新田勇次的藏本为底本限量影印了100册,1978年韩国弘文阁又以该影印本为底本再次影印出版了此书,郑光先生写了简短的导言,才使更多的读者有机会目睹此书全貌。据郑光先生记述:弘文阁本拟用燕京学社藏本为底本影印,但与汉城大学藏本相比对,印刷效果不佳,最后只能再影印日本雄松堂书店影印本^②。目前,整个日本仅有东京外国语大学图书馆等5所大学图书馆藏有弘文阁

①PHILO SINENSIS: TRANSLATION OF A COMPARATIVE VOCABULARY OF THE CHINESE, COREAN, AND JAPANESE LANGUAGES, THE PARAPATTAN PRESS, 1835. Preface.

②郑光:“朝鲜伟国字汇”,《朝鲜伟国字汇》,弘文阁,1978年,第2页。

影印本,10所大学图书馆藏有雄松堂书店影印本。

如前所言,其实,TRANSLATION OF A COMPARATIVE VOCABULARY OF THE CHINESE, COREAN, AND JAPANESE LANGUAGES 本身就有汉文书名,即《朝鲜伟国字汇》。书名中没有对应于英文列出“中国”,可能是作者认为汉语本身就是中国、朝鲜和日本三国的通用语言,“汉语对两个民族(朝鲜和日本)来说都是通用的”^①,而且,书中除附加的“千字文”以外,所使用的词汇实质上并非严格意义上的中文,而是朝鲜语和日语中所谓的“漢語”,所以汉字书名未作《中国朝鲜伟国字汇》,而只称《朝鲜伟国字汇》。显然,此处的“伟国”指的是日本。小仓进平认为“伟”是“倭”之误^②,郑光先生认为“伟”或许是“倭”之误,也或许是作者故意避用“倭国”^③。本人以为,这本字汇的编者不可能混淆“伟”和“倭”,而是为讨好日本人特意用“伟”字替换了“倭”字。理由有四。

首先,先于麦都思来华传教的马礼逊耗时十数年编写了《三部汇编汉英辞典》,三部分分别于1815年、1822年和1823年在澳门正式出版^④。该辞典第一部以《康熙字典》为蓝本,完全按《康熙字典》部首排列汉字条目^⑤,其内第132页和134页就有“倭”与“伟”字的详细解释和用例,中英文对照完备。作为马礼逊的助手,这本辞典是麦都思最易入手,用来学习汉语的必备工具。而且,麦都思自己在编写《汉语福建方言字典》时,大量地转引了《康熙字典》中出现的四书五经等中国典籍的内容^⑥。相信麦都思在给他自己所编的辞典取名时,不可能毫无把握地随意取个名字了事,至少他可以借助马礼逊的辞典以及《康熙字典》加以确认。第二,《朝鲜伟国字汇》的主体是《倭语类解》,书中,麦都思将“倭语”翻译成了“Japanese”,这已充分说明他是完全知道“倭”字的意思的。第三,根据《中国丛报》和当时一些新教出版物前言的有关介绍,1842年以前,伦敦会在东南亚的印刷所采用的方法,无论中西文大多是石版印刷,并有专门的母语校对员校对清样十来次。伟烈亚力所列的麦都思著作清单中也明确标明《朝鲜伟国字汇》属平板印刷^⑦,所以,就不存在排字工选错字的问题,而制版工要将“倭”字错抄成“伟”字的可能性也极小。第四,当时新教传教士为打开东亚的传教局面,仿效耶稣会士的方法,在语言措辞的选择上往往注意讨好当地人。而对于称谓问

①同前页注①。

②小仓进平:《(增订)朝鲜语学史》,刀江书院,1986年,第97页。

③《朝鲜伟国字汇》,第1页。

④Alexander Wylie: 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 CH'ENG-WEN PUBLISHING COMPANY, 1967, p7。

⑤ROBERT MORRISON: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IN THREE PARTS. THE HONORABLE EAST INDIA COMPANY'S PRESS, 1815, Pix。

⑥黄时鉴:“麦都思《汉语福建方言字典》论述”,《中华文史论丛(第七十一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328页。

⑦同④,p37。

题,他们自己更有切身体会。他们对中国人称其为“夷”就极为反感,郭实猎等就为此事与中国地方官员展开过激烈的辩论,在《东西洋每月统记传》中,还就此撰文论辩,认为:“夫远客知礼行义,何可称之夷人?比较之于禽兽,待之如外夷。呜呼,远其错乎!何其谬论者欤。凡待人必须和颜悦色,不得暴怒骄奢。怀柔远客,是贵国民人之规矩。是以莫若称之‘远客’,或‘西洋’、‘西方’,或‘外国的人’,或以各国之名,一毫也不差。”^①后来,这个“夷”被郭实猎等有意译成“barbarian”,成为英军发动鸦片战争之一借口^②。熟读儒家经典的麦都思等传教士不会不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理。福建沿海一带曾是“倭寇”猖獗之地,东南亚的华侨有一大部分来自福建,他们口中的“倭”,一定含有很大的贬义。事实上,根据石原道博的研究,在中国的史料中,几乎所有的“倭”或带“倭”字的词组实质上指的就是“倭寇”,以至于江户末期的日本汉学家赖山阳实在太憎恨“倭”这个字,创造出了中朝史料中见所未见的“和寇”一词来替代“倭寇”^③。相信此前长期与东南亚华侨交往并已编纂出《汉语福建方言字典》的麦都思不可能不知道“倭”字在中朝日等汉字文化圈人们心中的实际含义,所以他就择“倭”字的另一个读音,并选了一个褒义的同音字“伟”来指称日本国,可谓匠心独运。

麦都思在本书中并没有直接用其真名 Medhurst,或汉文笔名“尚德者”,而是用了 PHILO SINENSIS 这个郭实猎常在《中国丛报》中使用的拉丁文笔名,原因一是因为麦都思从没到过朝鲜,也没接触过朝鲜人,在编译该字汇时很大程度上倚仗的是郭实猎有关朝鲜语文的介绍文章,“借助了郭实猎的朝鲜语和英语字母对照的帮助,以便能完美精确地给每个词附加发音和意思。”^④二是该字汇并非麦都思的全新创作,他是以《倭语类解》为蓝本编译而成的,所以麦都思在英文书名中称为“Translation”,并套用了 PHILO SINENSIS(爱中国)这一笔名。

《倭语类解》是朝鲜司译院所用的日语辞书,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和日本福井县永平寺各藏有一本木版本。由于其原书没有写明作者和出版年月,所以,自20世纪初期始,日韩两国的学者一直在探寻其问世年月和作者,日本的金泽庄三郎、小仓进平、韩国的郑光先生等都有文章考证该问题,现大致认定《倭语类解》是朝鲜朝“译科”倭学教海通政洪舜明所编,郑光认为《倭语类解》刊行于1780年代初^⑤;而中国的乌云高娃认为,《倭语类解》成书于康熙年间的可能性较大,是以司译院旧有的倭语分类辞典《倭语物名》为底本。从内容和体例来看,司

①爱汉者等编、黄时鉴整理:《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中华书局,1997年,第23页。

②欧洲路灯光影以外的世界(一),<http://newyouth.beida-online.com/>

③石原道博:《倭寇》,吉川弘文馆,1997年,第75-76页。

④CHINESE REPOSITORY. VOL. I -APRIL, 1833.-NO12, pp509-510.

⑤郑光:“訳学書研究の諸問題: 朝鮮司訳院の倭学書を中心として”,《朝鮮学報》第170辑,日本朝鲜学会,1999年,第46-47页。

译院“日本语学”的《倭语类解》与汉、蒙、清学的类解书相互之间应该有传承关系^①；韩国的成嘻庆通过与《庆长15年本倭玉篇》比对，发现《倭语类解》中的汉字字条既参考了当时四学的类解书，也参照了日本的《倭玉篇》等资料，而且，其日语和日本汉字音深受《倭玉篇》影响，有很多是完全一样的^②。另外，郑光先生在影印本导言中认定，麦都思所用的“千字文”是以“石峰千字文”为蓝本的。应该说，对于麦都思而言，《千字文》是较易得手的，但要获得《倭语类解》是非常不容易的，麦都思究竟通过何种渠道获得该书还有待进一步研究考源。

二、《朝鲜伟国字汇》的内容及其体例

虽然麦都思将其编纂的这本辞典用英文命名为“Translation……”，有许多现今的学者也因此将其简单地视作麦都思的英文翻译作品，但就其内容和体例来看，本人认为其汉文名称“字汇”，更为确切地点出了该书的性质，它是一本辞典，是一本麦都思在前人的基础上添加了编译工作的中、朝、日、英四国语辞典。

该辞典八开本，石版印刷，以当时东西方图书的不同排印方法，大体可分为两大部分，即从右翻到左，首先是英文扉页及前言一页，然后是标注了罗马字转写的韩文字母表一页，紧接着是英文单词索引共31页（每个英文单词旁附朝鲜语罗马字转写），页码和列数用阿拉伯数字标示；而从左翻到右，首先是扉页“朝鲜伟国字汇”（没有作者、出版社、出版年月等内容），然后即是每个字以英文解释为开端的“倭语类解”正文共106页，分上（56页）下（50页）两册，接着是有英文解释、汉字和朝鲜语音释但没有日语的“千字文”共16页，然后是54页全本汉字依部目录与英文索引相接，此部分既有阿拉伯数字，也有暗子马数（苏州码字）来表示页码，共176页。

该书所附带罗马字转写的韩字表比现今甚至当时的“谚文反切表”音节要多很多，有许多音节是古今韩语中根本不存在的。它所列的初声包括单初声(SIMPLE INITIALS)、送气初声(ASPIRATED INITIALS)和双初声(DOUBLE INITIALS)共29个，单终声(SIMPLE FINALS)、双终声(DOUBLE FINALS)共25个，每一个初声和终声都用相近发音的英文单词进行了譬况，例如，“A ㅏ long as in cart”、“K ㅑ as in kam”等，初声和终声相接合共构成725个音节。在表中，“ㅏ”与“ㅑ”、“ㅓ”与“ㅕ”、“ㅗ”与“ㅛ”的罗马字转写似乎是一样的，但在辞典正文的实际转写中，使用了“ㅏ”和“ㅑ”上标符号加以区别。由于作者根本没有用朝鲜语进行过会话交流，他不可能注意到朝鲜语的语流音变规则，所以它的这套罗马字转写法是而且也只能是“表书写的”。下表是现代韩语中的韩字用“麦

①乌云高娃：“朝鲜司译院‘日本语学’教科书”，《欧亚研究》第四辑，中华书局，2004年，第165-176页。

②成嘻庆：“『倭語類解』에記載되어 있는日本語와日本漢字音의出處에 관한研究”，《日本學報》第53輯，2002.12，第93页。

都思式罗马字标记法”与 1939 年“麦丘恩-赖绍华韩语罗马字标记体系”、1956 年朝鲜政府颁布的“关于以罗马字标记朝鲜语的一般规则”、及 2002 年韩国《新国语罗马字标记法》的比较。

韩字	麦都思式	麦丘恩-赖绍华体系	一般规则	新国语罗马字标记法
ㅏ	A	a	a	a
ㅑ	O	ǒ	ǒ	eo
ㅓ	O	o	o	o
ㅕ	OO	u	u	u
ㅛ	OO	ũ	ũ	eu
ㅣ	I	i	i	i
ㅗ	AI	ae	ai	ae
ㅛ	E	e	e	e
ㅜ	OI	oe	oi	oe
ㅠ	OOI	wi	wi	wi
ㅑ	YA	ya	ya	ya
ㅓ	YO	yǒ	yǒ	yeo
ㅕ	YO	yo	yo	yo
ㅠ	YOO	yu	yu	yu
ㅗ		yae	yai	yae
ㅛ	EY	ye	ye	ye
ㅜ	WA	wa	wa	wa
ㅜ	WAI	wae	wai	wae
ㅠ	WO	wǒ	wo	wo
ㅜ	WE	we	we	we
ㅜ	WI	ũi	ũi	ui
ㄱ	K	k, ng, g	k, g, k	g, k
ㄴ	KK	k, ng, g	kk, kk, k	kk
ㅋ	K'H	k, ng, g	kh, kh, k	k
ㄷ	T	t, n, s, d	t, d, t	d, t
ㄸ	TT	tt	tt	tt
ㅌ	TH	t', t, s, n, d	th, th, t	t
ㅍ	P	p, m, b	p, b, p	b, p
ㅂ		pp	pp	pp
ㅍ	P'H	p',m, b	ph, ph, p	p
ㅈ	TS	ch, t, s, n, d	ts, dz, t	j
ㅉ		tch	tss	jj
ㅊ	TS'H	ch', t, s, n, d	tsh, tsh, t	ch

ㅅ	S	s, t, n, d	s, s, t	s
ㅆ	SS	ss, t, n	ss, ss, t	ss
ㅎ	H	h, n, t, s	h, h, h	h
ㄴ	N	n, n', l	n, n, n	n
ㅁ	M	m,	m, m, m	m
ㅇ	NG	ng	ng, ng, ng	ng
ㄹ	L 或 R	r, l	r, r, l	r, l
备注	ㅇ 在表中没有罗马字转写,但《字汇》中实际标了 NG	第 2 种以后为终声及变音后的转写	第 2 种为元音前、第 3 种为辅音前的终声转写	第 2 种为终声的转写

从上表的对比中不难看出,现今世界上所使用的三种主要朝鲜语(韩语)的罗马字转写法与麦都思制定的方法非常相似,尤其是朝鲜的“一般规则”更是惊人地类似。这一方面是由于制定罗马字转写法时本身就要顾及到韩字与罗马字母具体发音音值的相似,而决定了各种罗马字转写法肯定会有许多的“不谋而合”,但另一方面也不可否认,麦都思的这一张正式付印出版的朝鲜语字母表,为西方人认知“隐士之国”的语言立下了筚路蓝缕之功,对其后进入朝鲜的传教士等西人认知和研究朝鲜语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该辞典忠实于《倭语类解》,将汉字(词)分为“天文”、“时候”、“干支”等 55 个门类,其中最后两类为“二字类”和“叠字类”,不能归类的都纳入了第 53 种“杂语”类。每一字(词)条首先是英语翻译,然后是汉字(词)条,接着是该汉字(词)日语音读,然后是朝鲜语释和音,末尾是日语训读。全书没有出现一个假名,无论朝鲜语还是日语,都用韩字和罗马字双重注音。由此可以想见,当时的日本和韩国一样,上层社会和国家文书档案所用的主要是汉文,所谓司译的任务大概囿于口译而已,书写用的假名并不重要。

《朝鲜伟国字汇》中的“千字文”,汉字部分是一篇完整的《千字文》,但因为是《字汇》,所以,英文译文则是逐字而并非依句翻译。与“倭语类解”部分不同的是,它由英文,汉字,朝鲜语音释及其罗马字转写构成,但是没有了日语的音训读。可能是作者实在没法找到现成的资料作为其蓝本来进行编译。而与其同时代的西博尔德的《日本》中,也有“千字文”,不过既有日语音读和译文,又有朝鲜语音释。西博尔德长期居留日本出岛,所以在这方面比麦都思有着无可比拟的优越条件。值得一提的是,新教传教士在这一时期印刷出版过三种“千字文”英译本,在麦都思之前,有英华书院 1830 年 1 月—1831 年 6 月年度报告书附件:“THE THOUSAND-CHARACTER CLASSIC”。该附件不仅对千字文每一句意思进行了翻译,而且还翻译了源自中国人的集注,对文中所包含的中国文化等背景知识做了较详细的介绍。在麦都思之后,美国传教士裨治文在其创办的《中国丛

报》上,于1835年9月第四卷第5期发表了“Tseên Tsze Wan or the Thousand Character Classic”,在此英译本中,正如其副标题所提到的那样,不仅逐句翻译了“千字文”,而且还介绍了《千字文》的由来、构成、用途及其文化背景,并对其作为中文启蒙书的不合理性从语言教学的角度作了评估。文中还明确表明该译文参考了英华书院报告附件中的千字文英译本和麦都思的英译本,并对这两个版本也做了适当的介绍和评价。

《朝鲜伟国字汇》的汉字依部目录基本依照《康熙字典》的214部首序列排列,由于字数远不如《康熙字典》,所以也有一些微小的不同。即,缺少“尢、冫、冫、鹵、滂、鼓、龠”等七个部首的字;将“丨”与“丿”统归为“丿”部;“艮”部只有“良”一个字,所以直接变为“良”部;“玄”与“玉”次序对换。每一部首中的汉字,除该汉字本身以外,还有由该汉字组成的词汇,并在每一词汇右左下方用苏州码字分别标出了页码和行数,再加上英文按26字母顺序排列的索引,本《字汇》实际上有了三种检字方法:汉字部首检字法、英文单词字母顺序检字法和正文本身的分类检字法,使用起来非常方便。

当然,正如编者本人所言,因为他是纯粹靠有限的资料自己摸索习得朝鲜语的,所以,内中难免有许多差错,特别是很多英文译文实质上只是对应于汉语,而并非是朝鲜语和日语中的“漢語”所具有的真正含义。对于这方面的探讨,由于篇幅的限制,本人将另文再作详细论述。

三、结语

综上所述,麦都思来到东方后,与其他同时期的新教传教士一样,带着传播福音的满腔热情,充分发挥聪明才智,尤其是语言方面的天赋,几乎是靠自学习得了汉语、马来语、日语、朝鲜语以及一些地方方言。他在郭实猎等人的帮助下,以《倭语类解》和《千字文》为母本,靠有限的一些文献资料翻译编纂出了《朝鲜伟国字汇》,虽然其本人将该书英文名定为 *TRANSLATION OF A COMPARATIVE VOCABULARY OF THE CHINESE, COREAN, AND JAPANESE LANGUAGES*,在书的前言中也自称为“译者”,但从书的内容上考量,它是一本以《倭语类解》为蓝本的,凝结着麦都思许多具体编撰工作的辞典,《朝鲜伟国字汇》这一汉文书名更精确地点出了该书的属性,它具备了辞典所应有的主要构成要素。就笔者初浅学识所及,《朝鲜伟国字汇》当为世界上第一部中、朝、日、英四国语辞典,它为其后东西方的交流,特别是朝鲜和西方的交流提供了重要的语言工具。

鸣谢:浙江大学韩国研究所及中外关系史研究所的黄时鉴教授、董海樱老师为本论文的撰写提供了很多宝贵的资料,在此表示诚挚的感谢。

作者工作单位:浙江大学韩国研究所